# 木棉花海伸向远方

■陈雪勇　刘礼锋　华　山

**教师节前夕，黄玉琼与丈夫饶辉重返麻栗坡。远远地，他们看见老山主峰上迎风招展的五星红旗和火红的木棉花。眼含热泪的饶辉深情地向五星红旗敬了一个军礼。黄玉琼凝视着她和学生们栽种的木棉树，思绪一下子回到20多年前……**

## 那年那时

家在株洲的黄玉琼与饶辉同村，上学时两人同桌。饶辉常帮黄玉琼家干农活，渐渐地，两颗年轻的心擦出了火花。那时农村娱乐活动不多，看电影就成了年轻人最大的乐趣。每逢村里放电影，饶辉就躲在黄玉琼家的大槐树下偷偷吹口哨，黄玉琼便溜出来与他去看电影。高中毕业后饶辉应征入伍，远赴云南省麻栗坡县某边防团戍边，黄玉琼则考上了湖南师范大学。从此，他俩通过书信交流。饶辉在信里常说起战士们栽种在老山的木棉树。

木棉花开时，火红热烈，犹如壮士的风骨，被称为“英雄花”。听当地的百姓说，老山的木棉花是被一级战斗英雄张大权烈士的鲜血染红的。刚进军营的新战士总要栽种一棵木棉树以纪念先烈，但引起黄玉琼注意的，还有饶辉常在信里提起的一所老山学校——这所位于老山主峰下的小学，由于没有教师而停办。

结婚后，黄玉琼和饶辉特意去了那里。“老师们都走了，孩子们咋办？”那天，失学孩子们渴盼知识的眼神击中了黄玉琼的心，她决定留下来支教。她说服已生活在城里的父母，放弃了舒适安逸的城市生活，选择留在孩子们中间，成了学校的第10任老师。接下来的日子里，黄玉琼带着孩子们把校舍打扫干净，与乡亲们一起冒着酷暑取土拌浆堵住墙洞，用石头垒起简易的炉灶。没有黑板，她用木棉树枝烧制的炭浆在教室墙上涂个黑板，又找来一个废炮弹壳当钟，还与饶辉带着孩子们在学校门前栽下两株木棉树苗。

开学那天，村民们翻山越岭将孩子们送来。黄玉琼与孩子们一起在学校升起了五星红旗。炫目的阳光下，飘扬的五星红旗与老山哨卡的金色国徽交相辉映，兼任学校辅导员的饶辉敲响了挂在木棉树上的钟。随着“当当”的钟声，黄玉琼与孩子们欢笑着冲进教室。不一会，朗朗的读书声从教室里传出：“祖国在我心中……”

由于父母外出打工，当地不少孩子成为留守儿童。为了不让留守儿童掉队，黄玉琼挨家挨户拜访，劝失学儿童上学。当年收复老山时，壮族学生马丛桢的爷爷是民兵连长，不幸牺牲于敌人炮火下。祸不单行，马丛桢的父亲放羊时踩中地雷身亡。不久，母亲因病去世，马丛桢成了孤儿，无法继续读书。面对劝他回校的黄玉琼，马丛桢说：“老师，我没有选择啊！”黄玉琼说：“你要想走出大山，就要读书，剩下的事让老师来想办法。”在黄玉琼和饶辉夫妇的资助下，马丛桢重返学校，功课也逐渐追赶上其他同学。

学校坐落在一座山梁上，孩子们上学要经过一条叫盘龙江的河流。夏天，盘龙江经常暴发洪水，孩子们过河容易发生危险。于是，黄玉琼总会站在学校门口向河边张望。当看到孩子们的身影出现时，她就会立刻赶过去，将孩子们一个个背过河。放学后，她也会把孩子们再一个个送到对岸。“每逢刮风下雨，黄老师就会在河边接我们。”学生周胜香回忆说。一天放学，突降暴雨，河水湍急，黄玉琼将女儿子旋留在河边，自己踩着河里滑溜溜的卵石，把孩子们挨个背过河去。就在她送完最后一个孩子返回时，从老山主峰冲下一股洪流。黄玉琼脚下一滑，被洪水冲走，孩子们吓得连哭带叫。

那一刻，黄玉琼以为生命就要结束了。岸边一棵探到河中央的柳树救了她，也救了离不开她的子旋和30多个老山学生。

后来饶辉的连队调往马关县驻防，黄玉琼可以随军。那天，来送行的孩子们哭成泪人。周胜香拽紧黄玉琼的衣襟，哭着说：“老师，求求你不要走呀，我们会乖的……”马丛桢悄悄塞给她一封信，信中说：“无论您走到哪里，我都会记住并喜欢老师！”泪流满面的黄玉琼回头，山坡上，沐浴在霞光中的学生们齐刷刷地敬起少先队礼。她知道，那些孩子多么依恋她。

“祖国在我心中——”耳畔传来勾方银哽咽的朗诵声。黄玉琼一震，这是她给孩子们上的第一课！

黄玉琼留下来了，像英雄的木棉花守在老山一样。

从那时起，黄玉琼陪着老山一茬茬留守儿童，直到他们全都毕业。

“我也是一位母亲，看到那些依恋我的学生，我没法转头离去。”多年后忆起那一刻，黄玉琼仍忘不了学校的五星红旗和火红的木棉花。

韶光似水，学校门前的小木棉树早已长大，黄玉琼也华发丛生。随着农村各级学校的撤并整合，黄玉琼来到麻栗坡县民族学校任教，之后又去了景洪市民族学校教书。

2016年秋，黄玉琼的学生马丛桢和勾方银双双入伍去了雪域边关。临行前，马丛桢告诉黄玉琼：“老师，我好想让‘阿爷’（祖父）知道，我也参军了。”

今年夏天，饶辉转业了，女儿子旋也考上大学。暑假期间，黄玉琼和饶辉重返老山。

“想过回故乡吗？”

“想过，但只能等退休后啰……”

在老山晚霞柔柔的映照下，主峰的木棉花变成了红色的海洋，微风吹过，好似层层曲叠的海浪舒展着伸向远方。

题图制作：孙　鑫

# 送你康苏沟的春天

■刘郑伊

欧伟喜欢谢文，这在高中是人尽皆知的事。欧伟坐在谢文的后桌，他腼腆不敢表白，默默看着前方那一抹倩影，直到2009年高中毕业。那天，他把谢文叫出来，红着脸支支吾吾地说：“谢文，我，我喜欢你。我要去当兵了，以后不知道还有没有机会见面，就是……我想告诉你，我喜欢你。”谢文“噗嗤”一声笑了出来，她说：“我知道啊，你要去当兵，没关系，我等你回来。”

后来，欧伟来到位于天山深处沙尔套山脚下的康苏沟哨所。从家乡的小镇到那里，相隔5000多公里。

夜间巡逻执勤的时候，寒风冷月，欧伟格外思念家乡，思念远方的谢文。欧伟决定写信。春天，康苏沟的野花开了，他还会摘几朵花夹在信封里，让司务长帮忙寄出去。就这样，一封封满载思念的信件成了他们沟通的纽带。

转为士官后的第一次休假，欧伟想给谢文一个惊喜，没有告诉她自己要回家的消息。但是，欧伟在登机前没忍住，和谢文通了电话。细心的谢文听到了机场广播，知道欧伟要回来。她查了飞机时间，又估算了欧伟到达小镇车站的时间，就跑去车站等着。那天，飞机晚点了。凌晨1点，欧伟一下车就看到谢文，她的鼻头冻得发红，正缩着脖子给手心哈气。欧伟冲过去抱住谢文，笨拙的他说不出话来，只把谢文的手放在心口暖着。

欧伟所在的康苏沟哨所没有信号，通话也不方便，更不用说视频。在一次带车巡逻返回时，欧伟欣喜地发现，行车到一段路的时候会有1分钟的信号，欧伟可以给谢文打电话。电话一通，欧伟就开始絮絮叨叨地和谢文“汇报”日常，谢文就在电话那头安静听着，一直到信号消失，电话自动挂断。

又是一次巡逻归来。那天，欧伟打电话对谢文说：“我们结婚吧。”电话那一端没有说话，欧伟的手心开始冒汗。他心里发慌，怕1分钟就快到了，更怕他的姑娘不想再等待了。

“好。”

“滴——”1分钟到了。欧伟第一次觉得，1分钟如此漫长。他长舒一口气，激动的心不由自主地飘向远方，想象他的姑娘穿上婚纱的样子。

2015年开春，冰雪还未完全消融，欧伟像往常一样拖着疲惫的身躯和战友巡逻回来。巡逻车即将驶进营区时，欧伟惊呆了，那道魂牵梦萦的身影竟然出现在营区大门口。谢文穿着婚纱面带微笑，安静地站着，像天山上的雪莲。不待车停稳，欧伟跳下来狂奔向谢文，一把将其搂在怀中。

欧伟无法想象，很少出过远门的女孩如何一个人飞越数千公里，辗转两天来到他的身边。

“你等我一下”，欧伟松开怀里的谢文，转身往山下奔去。

半个小时后，欧伟归来。划伤的手上多了一束山花。原来，巡逻归来时，欧伟曾看到山下有一处谷地里长了些野花，他要把春天开得最早的花儿献给心爱的姑娘。

浅喜似苍狗，深爱如长风，所爱隔山海，愿山海可平。或许，这就是边防军人的爱情。

## 两情相悦

## 家庭秀

三只粉色的百灵鸟啊/蹦蹦跳跳/投入爸爸的怀抱

我先来/我先来/小百灵鸟们/要送给爸爸甜甜的吻/空气也要变得甜甜的

**定格**　王波是武警合肥支队某中队的一名优秀驾驶员，多次参加重大任务，在部队服役已有12个年头。这天，妻子解丽带着三胞胎女儿王馨唯、王馨悦、王馨翎来到营区与王波团聚。

吴绍健/文　徐　伟/图

## 家常话

# 爱本不该亏欠

■王振华

不知从什么时候起，妻子总说我还欠她一封亲笔信。

自从有了手机，我们“鸿雁传书”越来越少，我以为她只是随口说说。直到有一天，部队寄给家属一张问卷调查表。妻子见到来自部队的信件，以为是我写给她的信，兴奋地与我视频聊天，告诉我信收到了。视频那边，妻子急不可待地拆开信封，从兴奋到失望，她的眼神让我意识到——她是认真的。

放下电话，我努力把结婚10多年的点点滴滴在脑海里回放一遍。这些年的风雨兼程以及她的不容易，让我哽咽。她是军嫂，是人民警察，同时也是一位柔弱的女人。只是，她从来只跟我说“一切安好”“不用牵挂”，再多的困难都独自面对。我习惯了妻子的默默付出，却忘记说一句“感谢”。现在回想起来，我欠她的，哪里只是一封信……

那时，我们的婚礼很简单，可爱的战士用彩带和气球把小公寓装饰一新后就成了我们的新房，我们请大家吃了一顿饭就当是婚宴。没有仪式，没有婚戒，就连婚纱都省了，她用最简单的方式把自己嫁了。

我不在她身边的日子，她既要赡养老人，又要教育孩子，一个人里里外外“连轴转”。有一天，她说感到胸闷，准备去医院检查身体。我正好在边境遂行任务，匆匆说了几句就挂断电话。再次接到她的电话时，她已住进医院，呼吸声急促。组织特批后，我连夜赶到医院。那天，她躺在病床上，脸色蜡黄，嘴唇发白，头发有点乱。见到我，她故作轻松地说没什么事，我心里一阵酸楚，用力握紧了她的手。

那时，儿子还在幼儿园，我到外地交流任职，我们三人通过视频联系。我曾信誓旦旦说要带她和儿子去领略祖国的大好河山，但一次又一次食言。每次她们来部队探亲，离开时都要等到最后一刻才匆匆赶往车站，儿子也会抱着我大哭一场。看着他们恋恋不舍远去的背影，我转过身偷偷抹眼泪。

时光荏苒，我已从初恋时的中尉成为上校军官，儿子已是初中生，他聪明乖巧，这一切都离不开妻子的默默付出。这些年，好多次我都想对她说一句：“亲爱的，这些年亏欠你太多！”

这回，我绝不能话到嘴边又吞回去。我摊开信纸一笔一划写给妻子：虽然有人说，爱情就是要相互亏欠，欠着欠着，才能长远。我觉得这话也不完全对，“爱本不该亏欠”。

# 门口到村口的距离

■孙　进

## 家人

小叔离家当兵的时候17岁，回来的时候已经47岁，奶奶去世快20年了。

老屋边的红灯笼不知道什么时候被风吹走了，倒是村口那棵柿子树，每年还能结出几个柿子，在枝头摇摇晃晃。

门口到村口有多远？从来没有人测量过。但小叔知道，越往后走就越发艰辛，甚至迈开一步都需要巨大的勇气。

小叔17岁那年光荣入伍，家门口挂起红灯笼，村里人敲锣打鼓把他从家门口送到村口。奶奶一路跟着，却被人群挤到了拐角处。小叔步伐轻盈，心里装着远方，那条不足一百米的路压根没有引起过他的注意。3年后，小叔第一次回家探亲，临走时脚步已有些滞缓，但他那时还没有意识到“故乡”这个词语的沉重。此后，每次离家，他走得愈发滞缓。直到有一天，他在车上扭过头看向村庄，才发现，奶奶正站在村口的柿子树下向他挥手。

后来，小叔听家人说起才知道，每到夕阳落下的时候，奶奶就会走到村口，站在那棵柿子树下眺望远方。等到夜深了，隔壁村传来犬吠声，她才消失在夜幕当中。

遗憾的是，那次回头一瞥却是他最后一次见到奶奶。奶奶心脏病突发，走得很突然，没有留下一句话。

小叔当时正在云南执行任务，等赶回来时已经是1个月以后了。他趴在奶奶坟墓前大哭了一场，又到柿子树下面站了一天，什么话都没说，又赶回部队。多年以后，这段往事重新被提及时，他感慨道，“母亲既逝，何处为家”。

后来，我也从这个村口走了出去，方向和小叔一样，都是部队。我清楚地记得母亲把我送到村口的场景，清楚地记得她孤单的背影。

从军这些年，我辗转新疆、陕西、内蒙古等多个地方，常常会想起小叔和奶奶，想起村口的故事。有时候，我也会想，“会不会有一天母亲对我挥挥手，等我回过头时却再也看不见她呢？”也往往在这个时候我才意识到，原来门口到村口的距离，不是用空间来测量，而是用时间来计算的。

丛长旭绘

中队背后有个高地，我没事的时候会站在高地上向家乡望去。我似乎能望见那沧桑的村口，望见那曲折的小路，望见门口的灯笼来回晃荡，还有村口那沧桑的柿子树。树上的柿子在枝丫间来回摇晃，像钟摆一样，一晃竟然晃了30年。我有时会想，小叔当初说的话应该还有一层意思，“母亲既逝，国即为家”。